



“来到医院来到科室,我心就踏实了!”

虞先濬带领团队从三个人七张床起步,如今每年承担上海三分之一胰腺癌手术



■本报记者 顾泳

“五一”假期,对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主任虞先濬来说,与平日没什么两样,“看看病人看看书,医院与家庭,生活基本还是两点一线”。这位新晋“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告诉记者,自1994年毕业后,所有假期几乎都是这样过的,“其实我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充实,来到医院、来到科室,我的心就踏实了!”

9年前,肿瘤医院胰腺外科才刚起步,初创阶段仅3名医生7张床,而今46名医护人员即将150张床。时间证明了一切的努力和付出,虞先濬带领团队先后创建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上海市/复旦大学胰腺肿瘤研究所,已创造国际单中心同类手术量超过1000台的纪录。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肿瘤医院的成绩单

却相当漂亮:患者术后中位生存期延长40%,达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增效减费,均次医疗费用较上海平均水平低1万元。

发明“胰肠吻合”新方法

虞先濬工作时极致认真,生活中风趣幽默。谈及学医,他回忆“那是母亲对他的期许”。作为教师的妈妈曾被误诊两次,皆因华山医院专家及时纠正得到规范治疗。高考时,他义无反顾地报考原上海医科大学,并在“华山班”学习,师从我国知名胰腺外科专家倪泉兴教授。2010年,虞先濬在导师带领下,来到肿瘤医院开启“创业之路”。

“有时你不得不前进,因为前后左右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推着你。”虞先濬谦逊表示,之所以有胰腺肿瘤研究所的今天,“全因天时、地利与人和”。9年艰辛创业之路,在他口中轻描淡写,数据却不会说谎:研究所每年承担上海市三分之一胰腺癌手术,二分之一(1.5万例次)胰腺癌的综合治疗;虞先濬本人主刀胰腺癌根治术年均600余例,累计为4000余例患者实施高难度胰腺手术。

作为最难治的癌症,想要攻克胰腺癌并不

容易。他带领团队连续数年攻关,常有逼到绝路之时,“坚持再坚持,总会柳暗花明”。凭借毅力与信念,虞先濬实现了科研与临床的突破。多年来,国际领域术后胰瘘发生率一直高居15%左右,找不到解决之道。由他创新发明“乳头状残端封闭型”胰肠吻合新方法,主持Ⅲ期临床试验结果发表在权威期刊《Surgery(外科学)》上,将术后胰瘘率降至7%,受到广泛关注,并在国内多家三甲医院推广应用,获得满意疗效。

探索胰腺癌个体化治疗

身为科研临床两手抓的医生,虞先濬几乎没有时间休息。他与妻子,偶尔会想起在美国休斯敦留学的时光,“那真是唯一奢侈的慢节奏生活啊!”回到国内,无论医院还是家中,他总是风风火火,家人因而给他起了绰号——落帽风(语出“包公戏”,形容步履匆忙、走得很快)。

宝贵的时间里,怎样做出最大效应?这位学科带头人直言:遵循学科规律,是发展的关键,胰腺癌与其他癌种不同,正因难治,医学还没找到最有效方法,科研显得极为重要。他提出,胰腺学科发展需要三个“对半开”:科研临床对半开、内外科对半开、开放微创对半开。

守护智慧城市“心脏”,照亮千家万户

——记国网上海电科院评价中心青年科创团队

■本报记者 张骏

夜深人静,三个年轻人出现在上海郊区一座变电站,仔细检测着站内设备,然后一脚深一脚浅沿着站界走了一圈。他们在检测变电站的夜间噪声是否超标。变电站设备多,边界长,检测一遍他们用了40分钟。检测完成后,年轻人望着周边黑黢黢的农田,和远处点点灯光,舒心一笑,继续赶下一座变电站。

这几个年轻人来自国网上海电科院评价中心,他们属于一个年轻的团队,这个团队35周岁及以下有26人,硕士、博士学历有22人。“电网是智慧城市的枢纽,如同血管之于人体,电力设备则是城市中犹如人体‘心脏’的重要器官。”这群年轻人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当好这颗“心脏”的守护医生。

“听声把脉”精准诊断

今年3月,国内首个泛在电力物联网智能感知实验室在上海成立。实验室成立的目的,是在上海打造状态全面感知、数据全面融通、平台高效共享、应用便捷灵活的泛在电力物联网。

以智能井盖为例。作为第一届进博会“智慧保电”的三大措施之一,890只智能井盖安装在进博会主会场周边的主要电缆通道。“智能井盖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旦响起警报声,就会知道千里之外的井盖被盗了或是出现状态异常。”32岁的评价中心成员邓先钦,也是实验室主要技术人员之一。

随着架空线入地的推进,更多的智能井盖将出现在上海街头。智能感知实验室也将实现对更多新型智能感知装置的“私人订制”,规范其各方面性能的“健康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相应的“体检设备”。

去年6月8日晚上,1000千伏特高压练塘站运维人员发现变电站一设备上方有间歇性异响,因为异响不是连续性的,运维人员也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故障。

练塘站是上海首个交流特高压工程,也是皖电东送工程的人沪唯一终端变电站。黄浦江两岸,每三盏灯中就有一盏的电来自练塘站。

第二天一早,33岁的青年员工田昊洋带领团队奔赴60多公里外的练塘站,立即在异响区域周围布置声成像采集设备,等待随时可能出现的异响。

田昊洋摆出了一个像硕大花盆一样的设备对准异响区域,上面有112个麦克风。只要异响一出现,就会将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全

再现百年前这场伟大爱国群众运动

《新时代的先声》展览在二大会址纪念馆开幕



昨天,新团员们在二大会址纪念馆聆听一堂别开生面的微团课。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部收入后台,由预装在电脑上的软件描绘出一张高分辨率的声学图像,就好比给电力设备拍摄一张X光照片,技术人员就能“听声把脉”。

“声成像技术此前曾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我们引入这项技术在电网系统是首家。”田昊洋说,评价中心技术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声源采集、声学成像以及图像叠加等技术难题。“我们不断试错,制作了4种不同直径的采集设备,目前使用下来,发现最实用的是直径1.2米和0.8米两种。”田昊洋说。

一直到下午4时多,在不停电情况下,他们终于精准锁定了“病灶”。问题不大,练塘站最后只更换一个均压环就解决了问题。技术人员说,如果找不准病灶,那么可能需要更换整套设备,时间需要一个多月。

不分昼夜“巡诊”繁忙

更多时候,这群年轻“医生”们需要在屏幕前远程“会诊”。每天,输变电设备状态监测、直流偏磁在线监测、上海电网电压监测三大系统团队密切关注着监测数据特征变化。

每逢重要时段,“保电”是他们最重要的使命。“就像每天抽血化验一样,一旦出现指标异常,就要马上干预。”在去年进博会期间,三支系统团队更是24小时全天候在岗值班,陈璐、杨帆、陆冰冰等一批青年员工加班加点、日夜交替值班,坚守保电一线。

对居民来说,大家离不开电,但又不希望变电站离他们太近。评价中心的“医生”们还会接单对变电站进行噪声“诊断”。“为满足居民高密

度用电负荷要求,变电站需要靠近居民用电负荷中心。”青年员工张金丽说,噪音问题较多出现在一些设备老旧的变电站,评价中心提供的初步评价,为变电站升级改造提供了支撑依据。

自2014年起,评价中心持续开展上海地区变电站噪声检测及评估工作。由于噪声扰民问题多在深夜,当人们进入梦乡时,青年团队往往在挑灯夜战。上海市内110千伏及以上的361座变电站留下了他们的汗水和脚印。

团队成员还创新研发了噪声治理辅助决策系统,提高噪声数据查询统计的便捷性,智能分析噪声数据,为噪声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我们的梦想就是守护智慧城市的‘心脏’,照亮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团队女青年徐湘悦说。

《新时代的先声》展览将持续到9月15日。观众也可以通过二大会址纪念馆微信公众号同步浏览线上展览。

我和《解放日报》征文

半个世纪,一个文学青年与一张报纸

沈鸿鑫



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有一个“夕拾”专版。我与《朝花》的一段情缘,也很有必要“夕拾”一番。

我与《朝花》结识已经半个多世纪了。1959年1月22日解放日报《朝花》第一次发表我的作品。这是一篇文学随笔,题目是《要写人》。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文章有感于当时一些描写技术革命的小说、诗歌,常常纠缠于技术问题,而忽视了对人物性格、心理的描写。我认为:“我不是说不能写生产过程,不能写工具。不,这些都可以写,但是更主要的是要写生产过程中人物的思想面貌,要写掌握工具的人和他的思想感情。”当时我还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

我学习写作始于高中年代,还在苏州市五中读高二时就成了一名文学的“发烧友”。我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办起了刊物,并且开始向报刊投稿。1957年夏天,我考进了华东师大中文系,除了得到程俊英、徐震罅、钱谷融、万云骏教授等名师的传授和教导之外,继续受到上海及其他地方报刊编辑的

关怀和帮助。解放日报《朝花》是其中主要的一家。1959年3月,《朝花》“文艺理论版”讨论“中国文学史”问题,我和同学马明泉写了一篇讨论文章寄去,大约三天后就发表了。我们的稿子原来有5000余字,发表时删减2500字,但我们读后觉得主要论点、论据都保留了,而且更加精炼。我们不禁深深钦佩编辑同志的水平。

我经常给《朝花》写点散文和评论,与文艺部的编辑有了更多的联系。我记得张友济、武振平、刘士煦等老师经常给我指点。比如有的文章细节不够典型,要我更换,有的较冗长,要我加以简约,即使退稿,也总会附上一片意见,这些都使一个初涉写作的人得益匪浅。1961年初,我在师大中文系科班研究室研究工农作家的课题,采访了李福祥、杨新富等同志。他们既是劳动模范,又是工人作家。我连续写了两篇采访散记《英雄谈文》和《新春夜谈》,分别记述了两位劳动模范一边搞技术革新、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的事迹,以及他们对文学创作的见解。当

时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可是《朝花》副刊在头条位置以很大篇幅刊登这两篇文章。这对一名文学青年来说,自然是很大的鼓舞。

1963年我到上海市文化局剧室工作,与报刊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不久,我奉派到上海农村参加“四清”

工作。1965年10月,《解放日报》的刘士煦同志写信给我,说《朝花》急需一些短小散文,要我赶写几篇寄去。那时我在农村已生活多时,有些积累,于是我写了《红莲》《雨夜灯光闪》等散文寄去,前者是对农村故事员的素描,后者写暴风雨之夜,生产队长、老支书和社员们不约而同提着马灯出来冒雨开沟排水,文章末尾这样写道:“夜幕还是那么黑,雨点还是那么大。一盏盏马灯、一道道手电光在田野上跳动、闪亮,就像碧空中灿烂的星汉,一盏盏灯啊,这一颗颗星;不,这不是灯,也不是星,这是一颗颗火热的心,这是一颗颗热爱集体的心,一颗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的心。”文章很快在《朝花》上发表了,还得到了读者好评。此后,我结识了更多的编辑同志,如文艺部的储

大泓、张世楷、张曙、庄稼、陆谷苇先生等。新时期,我又在《朝花》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年来,我结识了几代《朝花》人,他们中间不少本身就是作家、评论家和学者,我尊若师辈,在他们那里,我得到了许多教益,有的还成为很好的朋友。我有一段时间没有为《朝花》撰稿。这些年,我又重返《朝花》,陆续发表了《甘洒热血写春秋》《北风那个吹》《歌台深处热血沸》《周信芳的传承观和创新观》等文章。

《朝花》的编辑不仅对我的写作活动有极大帮助,而且对我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一度也担任过报纸的编辑,也主编过一些著作,他们的崇高品德成了我学习的楷模,他们那种乐于为人做嫁衣的精神也成了我工作的指南。

大凡一个喜爱文学的青年,在他们走上文学道路的过程中,报刊的编辑对他们的成长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在我60年漫长的写作生涯里,《朝花》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这一点我会一直记着。我衷心祝愿她花繁叶茂,永葆青春。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农村大喇叭』在沪郊重新响起

打通新媒体时代村民文化生活『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张熠)“重固的广大村民、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依现在收听的是重固福泉之声微广播节目,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播音。”近日,伴随着亲切的乡音,青浦区重固镇乡村社区和乡间田头的“农村大喇叭”又回来了。作为第一批试点,重固镇回龙村、福定居委康浦小区900多户家庭,能收听到由镇新闻宣传中心编排的自办广播节目。

“回归”的乡音广播

有线广播,曾经是上海每一个乡镇的文化“标配”。上个世纪,每一个乡镇都建有广播站。每天十多个小时的节目,从农事、气象、新闻到好人好事、新风貌,内容涵盖方方面面。

随着电视节目的普及,有线电视逐渐深入千家万户,到本世纪初,原来的镇村两级农村广播被有线电视取代,区县一级的广播节目也日渐式微。“过去广播对农业生产布置工作、防汛等工作有很大,老年人晒太阳的时候听听沪剧等节目真是非常舒服。”年过七旬的回龙村村民庄兴桃恋恋不舍地回忆道。

从广播到电视、电脑、手机,媒介技术的进步有目共睹,为什么还要“迎回”农村大喇叭?原来,重固镇这一做法源自大调研的发现。在走访农户过程中,有关负责人发现,村民中老年人所占比例大,他们获取新政策、新知识的意愿强烈,但大多读不了报纸,用不惯智能手机,接收资讯的方式在信息时代反而变得更加有限。因此,本就有广大受众基础的农村大喇叭,再度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经过前期的调查摸底和认真勘测,重固镇政府与上海青浦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合作的应急广播试点工程于今年2月底正式施工。

截至目前,在一村一社区共架设光电缆线路15700米,建设镇村播音机房3个,室外点位18个,入户安装小喇叭900多个,覆盖900余户家庭。“村民对广播的安装很欢迎,如果遇到灾害性天气或者一些紧急通知,都能通过广播及时告知村民,而且,村民们也喜欢听听文艺节目。”回龙村村委会委员高伟忠说。不少中老年农民,提起农村大喇叭,满是亲切的口吻,他们希望重新响起的喇叭声,既能多宣传党的政策、路线方针,也能呈现精彩的文化类节目,丰富村中的文化生活。

各区推进应急广播建设

恢复“农村大喇叭”的不仅重固镇一地,金山、松江、宝山、奉贤等区均在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各区分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建起应急广播系统。

金山区早在2015年就将全区农村数字广播工程建设列入区政府实事项目,2015年年底完成全区110个村的村级广播室数字化改造,发展农村数字广播用户61103户。平时,村级广播系统自动接收金山区日常广播电台节目,当村里需要播报紧急内容时,通过村级广播室内的广播控制器,插播应急广播内容。并且,20多个村现已拥有自办节目,定时播报,内容以当前村内外实事、村党政信息为主,拓宽了居家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2016年至2017年,全区部分镇、村又安装户外音柱357个,进一步拓展其功能。

同时,松江区在叶榭镇同建村、小昆山镇玉昆小区、新浜镇文华村3个区域进行试点,共计搭建完成区级前端系统1个、二级分控平台3个、室外应急广播点32个和室内应急广播点20个。宝山区于今年3月完成北弄社区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实现音乐播放以及各种信息广播服务,覆盖住宅面积38149平方米,居民534户。

目前,沪郊正积极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具有收听便捷、传播迅速、覆盖面广、感染力强等独特优势的农村大喇叭,将伴随着播音员的乡音,成为新媒体时代“最后一公里”文化生活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今天 C919首飞

2017年5月5日
历史上的今天
1949-2019
C919首飞

2017年5月5日,我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飞机——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成功实现首飞。C919的成功首飞,不仅标志着我国大型客机项目全面进入研发试飞和验证试飞阶段,而且意味着我国实现了民用飞机技术集群式突破。

十年磨一剑。2007年2月,我国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2015年11月2日,C919总装下线,再到首飞,科研人员共规划、攻克了包括飞机发动机一体化设计、电传飞控系统控制律、主动控制技术等在内的100多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

C919飞机设计定位于航空运输市场主流的150座级单通道市场,基本型混合级布局158座,全经济舱布局168座,标准航程4075公里,增大航程5555公里;采用了先进气动布局、结构材料和机载系统,设计性能比同类现役机型减阻5%、噪音、排放等环保指标均大幅低于国际民航组织的要求,其运营成本在同类飞机中也具有竞争优势。(见习记者 范志睿 整理)



扫码重温“今日中国”“今日世界”